

大风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(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)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引 言

迎着朝阳，浴着东风，进入祖国黔桂高原的万山丛岭中，穿过深山峡谷，绕过蜿蜒的盘山公路，登上凤凰山脉的南部，一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矿山——广西大厂矿务局展现在眼前。高大的竖井架直指蓝天，现代化的厂房矗立山间。开山炮声惊天动地，运矿车辆川流不息。白天，人来车往，入夜，万家灯火，好一派生气勃勃的矿山景象。

大厂矿藏开发历史悠久，远在十三世纪的宋朝末期，就有矿民在这里开采矿石，炼银炼锡。据《广西历代大事年表》记载：公元一四一七年，明朝成祖皇帝亲自下“圣旨”，命内臣组织开采大厂矿山。五百多年来，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、地主和资本家，象蛇蝎一样尾随而来，掠夺矿源，大发横财，塞满私囊。一九四四年冬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到这里，大肆烧杀掳掠，更使矿山惨遭破坏，被迫停办，只剩下少数贫苦矿民在山旁沟边拣洗野矿。

在那“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舞翩跹”的万恶的旧社会，矿工被压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。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矿石麻包，嘴咬着照明的桐油灯，爬滚在矮小潮湿的窿洞里。他们干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猪狗食，住的是茅草棚和山洞，披的是破麻袋，有多少矿工在这里丧了命！侥幸活着的矿工，

被矿老板辱骂成“奴狗”，受尽了压迫和剥削。桂西一带流传着“千穷万穷，莫到大厂去做工”的民谣，在大厂又流传着“宁肯等死咽北风，也莫下井当矿工”的警句。矿石重啊，哪有矿工的苦难重！窿洞深啊，哪有矿工的仇恨深！

哪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。矿工们心头怒火熊熊燃烧，反抗斗争前仆后继。矿工们的反抗斗争，狠狠地打击了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，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。一九五〇年初，红旗插遍了大厂，大厂解放了！苦难的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从此，大厂矿山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。矿区人民政府发动矿民起来斗倒了矿霸和地主。矿区群众又配合人民解放军肃清了土匪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。一九五二年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党和人民政府派来了一批干部和工人，艰苦创业，重建矿山。头上蓝天一顶，眼前荒山一片，这就是当时矿山的全部财产。翻身后的矿工，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凭着一双勤劳的手，在恢复生产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五三年，就创造了人间奇迹，锡的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

一九五八年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**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**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大厂矿山沸腾起来了。广大矿山工人鼓足干劲，艰苦奋斗，在不增加人力，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，开发了巴里矿，实现了一矿变多矿，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大厂矿职工狠批了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，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，矿工们出大力、流大汗，大打矿山之仗，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。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，连续五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。一九七三年的金属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了五十一倍半。

红日照矿山，古矿换新颜。二十多年来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经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，大厂矿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大厂仅能生产一种金属产品，现在已经生产出十多种金属产品。过去是奄奄一息的古老矿山，现在已经发展成有采矿、选矿、冶炼的联合企业。现代机械化生产代替了过去的手工作业，宽广明亮的矿井代替了过去阴暗潮湿的窿洞，欢乐的歌声代替了过去悲惨的呻吟。老一辈矿工所幻想的“照明不用油，运矿不用挑，采矿用机器，操作按电钮”的美好愿望已经成为现实。矿工们头戴安全帽，脚穿长统胶鞋，身着劳保服，踏上机动罐笼，走进空气新鲜的巷道，以主人翁的姿态，开动风钻和装岩机，打开风动放矿漏斗，驾驶着电机车，源源不断地把成千上万吨矿石运送出来……

矿山的生产面貌变了，矿工的政治地位变了！过去的“奴狗”，今天成了矿山的主人。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，直接担负起管理矿山的责任。现在担任局、厂矿、车间（工区、段）三级领导班子中主要职务的工

人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。更引为光荣的是，全局先后有二十二位工人、干部幸福地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其中有一位矿工还光荣地当选为九大代表。

矿工在政治、经济上的翻身，也必然成为文化领域的主人。解放前，矿工连饭都没得吃，哪还有钱读书，所以，矿工们几乎都是“睁眼瞎”。现在，矿区办起了七所小学、两所中学，在校学生达四千三百多人。矿区还办起了业余学校，矿工们在学校里学习政治、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。矿区图书馆、阅览室经常挤满了人，他们在为革命而认真看书学习。矿区还有电影院、电视室和体育活动场所。解放前，矿工们有病无钱医治，被丢进“太平厂”，多少矿工被活活折磨死去！如今矿区有医院、疗养院，基层还有卫生所和医疗室，形成了医疗卫生网，职工病伤都能及时得到免费治疗。

看见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矿山，看到今天矿工的幸福生活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解放前苦难深重的大厂矿工。不能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因此，我们召开座谈会，走访老工人，收集、整理了解放前大厂矿工英勇斗争的一些事迹和他们被残酷剥削、迫害的一些资料，编写成这部故事体的矿史。由于我们水平不高，本书难免有缺点甚至错误，欢迎广大革命读者批评指正。

广西大厂矿务局矿史编写组

一九七四年一月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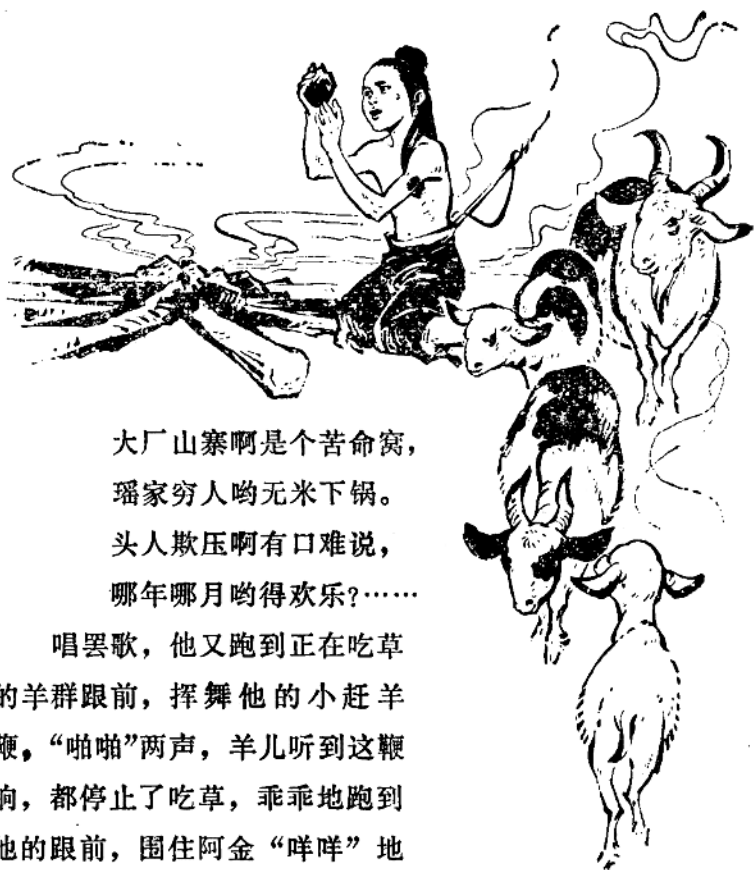
引言.....	(1)
金钥匙打开了笼箱盖.....	(1)
时辰炉.....	(9)
思恨窿的来历.....	(15)
龙头山下埋白骨.....	(20)
黑手起家的庆云公司.....	(25)
包身工的命运.....	(31)
智斗王歪嘴.....	(38)
地头蛇徐鹤庭.....	(43)
扑不灭的怒火.....	(51)
吃人的笑面虎.....	(60)
高峰坳上斗狼犬.....	(72)
找公司算帐去.....	(77)
把日本鬼子赶出矿山.....	(81)

金钥匙打开了笼箱盖

在大厂，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——“金钥匙打开了笼箱盖”。
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在宋朝末年，那时的大厂还是荒山野岭，人烟稀少，只居住着少数瑶族、苗族人家。他们以种地、放牧和狩猎为生，劳动所得，大部分被山寨头人夺去，他们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。

在这个偏僻的山寨里，传说有个姓金的牧童，长得精乖伶俐、活泼可爱。他天天赶着羊群在大厂一带崇山峻岭中放牧。阿金十二岁那年，秋末的一天，天气阴沉，寒风呼啸，阿金照常赶着羊群来到一个叫笼箱盖的山坡上。寒冬快到了，他仍然光着上身，只穿着一条破烂的麻布短裤。为了避开从北面吹来的冷风，他把羊群赶到一个低洼的山坳，那里有一簇簇未被寒风侵袭的青草。他把羊群安顿好之后，就去生火取暖。爬树弄柴火是阿金的拿手把戏，他两手一扳，双脚一蹬，就窜了上去，比小猢猻还要轻巧哩。他把柴火抱到一条干溜、避风的山沟里，架起一个柴堆，把火点着。顿时，山沟里升起了一缕青烟，干树枝烧得噼噼啪啪地响，火苗越烧越旺，赶走了初冬的寒冷。阿金高兴极了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哼着二叔公教给他的那首山歌：



大厂山寨啊是个苦命窝，
瑶家穷人哟无米下锅。
头人欺压啊有口难说，
哪年哪月哟得欢乐？……

唱罢歌，他又跑到正在吃草的羊群跟前，挥舞他的小赶羊鞭，“啪啪”两声，羊儿听到这鞭响，都停止了吃草，乖乖地跑到他的跟前，围住阿金“咩咩”地叫了起来。阿金抱起他最心爱的那只小羊羔，抚摸着它雪白松软的绒毛，随手拔来一束青草，小羊羔津津有味地嚼着……柴火快烧完了，他又跑去捡来一大捆。当他用木棍挑开炭火时，忽然发现炭火下面有一些烧过的小石块亮晶晶地闪光，他仔细一看，小石块上面有好多颗白色的象小水珠似的东西。冷却后，他拿起来掂一掂，

凡是有小白珠的石块就重一些，凡是没有小白珠的石块就轻一些。他很奇怪，石头里面怎么会长出小白珠子来呢？这些石头里面会不会还有小白珠子呢？阿金决心打破砂煲找到底，重新架起柴堆，把那些长着小白珠子的石块又拿来烧。柴火快烧完了，他又去捡来一大捆。就这样烧呀、捡呀，捡呀、烧呀……过了好久，火才熄了。当他拨开火堆一看，哪？火堆里的那些小石块怎么不见了呢？再仔细看看，有些一小团一小团白色的东西，开始这东西还会浮动，但过不多久就凝成一块块硬硬的、沉甸甸的东西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有一回二叔公讲故事，说到山寨头人家有很多很多白生生的银子，这个也是白生生的，是不是银子呢？他打算把它带回去给二叔公看看，便把它拾起来，赶着羊群，兴高采烈地奔回山寨。

阿金把羊群圈好，便三蹦两跳地去找二叔公了。

阿金是瑶族牧民的后代，他祖父和父亲都是给瑶族头人做工。他五岁那年，父亲给头人干活累病了，没钱医治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去。父亲死后不久，妈妈又被头人糟蹋了，在一个黑古隆冬的夜晚上了吊。从此，阿金便成了孤儿。好心的二叔公也是被头人弄得家破人亡。二叔公可怜阿金，便收留了他，决心把他抚养成人。

阿金蹦跳着来到二叔公跟前，高兴地说道：“二叔公，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他双手把白色小团块捧到二叔公面前。二叔公是个生活经验丰富的老牧民。他眯着眼左瞅瞅右瞧瞧，细细地看了好一阵子之后才说：“这东西我见过，头

人家里神台上那个香炉就是这种东西造的，叫做……”他一时又想不起来，便用手指点了点脑袋瓜，忽地想起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东西叫做锡，是一种宝贝，用处满大哩，有钱人家到处找它呢！孩子，你在哪里捡到的？”

“在笼箱盖……”阿金便把如何烤火取暖，如何灭火见锡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叔公。二叔公听了大喜，乐呵呵地说：“真好啊，咱们这里有锡矿哩！”

全寨子的贫苦人家听说阿金捡到了锡，十分惊喜，个个跑来看个够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大厂这个穷山沟烧出了锡，往后的日子可就有奔头了。”他们对阿金夸不绝口，说他人小精乖有出息。一位老大娘看着锡块笑咪咪地说：“大厂的宝是阿金这孩子从笼箱盖找到的，他今年十二岁了，还没有个名字，就叫他金钥匙吧，金钥匙打开了笼箱盖，满合适的。”乡亲们都很赞同她的意见，二叔公也说这名字取得好。从此，阿金的名字“金钥匙”就被叫开了。大家还商定，明天一早跟阿金上笼箱盖去烧锡。

在笼箱盖发现了锡的消息不知怎地传到了瑶寨头人蓝肩痢的耳里。蓝肩痢真名叫做蓝阿利，因他生性贪财，开口闭口都是利呀钱呀的，到处打穷人的鬼主意，山寨里的人恨透了他，给他起了这个外号。蓝肩痢听到笼箱盖烧出锡来，垂涎三尺，恨不能马上把大厂的锡全部夺到手。一听到寨里的人都上山去烧锡，他也带着一帮家丁跑到山上去烧，但是柴火烧了一堆又一堆，都找不到锡。原来，这帮又笨又蠢的家

伙干活怕出力，专捡轻的石块，大多是阿金他们挑选过不要了的，而含锡较多的重石块大都被阿金和乡亲们捡去了。

蓝厝痢自己烧不出锡，却见阿金他们烧出一块又一块亮晶晶的锡，十分眼红，立即同管家莫秃头商量。莫秃头也是个愚蠢的家伙，出不了什么好主意，只是把从寨里打听到的消息告诉蓝厝痢。莫秃头说：“寨里的穷小子讲，笼箱盖是个宝山，想在宝山上烧出锡，就要找到一把能够打开笼箱盖的金钥匙，人家都讲阿金有把金钥匙。”蓝厝痢听了，满脸奸笑。他记起这个姓金的放羊娃，就是当年被自己害死的老长工金阿坚的儿子。蓝厝痢心想：好办好办，只要我声音放大点，就会吓得他乖乖地把金钥匙交出来。有了金钥匙，笼箱盖的锡就是我蓝家的了……主意已定，便叫家丁去找阿金。阿金听说头人找他，知道没什么好事，便跑去找二叔公。二叔公沉思一会儿说：“这几天蓝厝痢派人上山烧锡，连锡的影子也见不着，我看九成九是为了烧锡的事。孩子，你要小心提防点。”阿金挥舞着小拳头，愤愤地说：“头人骂我打我都不怕，烧锡的事就是不告诉他！”二叔公高兴地说：“对，有志气，孩子，你放心去吧，有乡亲们护着你。”说罢，便带着阿金毅然地朝蓝厝痢的家门口走去。

在蓝厝痢的家门口，烧着一堆大火。蓝厝痢气势汹汹地站在火堆旁边等着。不多会，阿金来了，跟在阿金后面还有一大群穷苦人，他们特地为保护阿金来的。蓝厝痢见来了这

么多人，威风减掉一大半，装着笑脸对阿金说：“听说你带乡亲们在笼箱盖烧出了锡，是真的吗？”

阿金见乡亲们围上来，胆子更壮了，他装着没听到蓝肩痢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你找我来干什么？有事就说吧，等会我要去放羊呢。”

蓝肩痢小声细气假装和蔼地说：“听说你有一条能够打开笼箱盖的金钥匙，是不是？能拿给我看看吗？”

阿金一听觉得好笑，这家伙把我的名字错弄成真的金钥匙了，真他妈的笨蛋，阿金趁机捉弄他一番，便说：“我是有一条金钥匙，但不能给你。”

蓝肩痢听说真有一条金钥匙，满心欢喜，后又听说不能给他，很是恼火。为了不要把事情弄僵，他强压住火气说：

“你能给我金钥匙，我就赏给你一个元宝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银元宝来送到阿金面前。阿金回转头望了望二叔公和众乡亲，又回转头看了看大元宝，毅然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我不要你的！”他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拿出一块刚烧出来的亮晶晶的锡，在头人面前晃来晃去，还轻蔑地说：“我这锡块比你的元宝好多啦！”

蓝肩痢想不到小小年纪的放羊娃竟敢如此捉弄自己，真把他气坏了，立即把脸一沉，露出头人的凶相，举起手杖就朝阿金打过去。阿金早有准备，机灵地一闪，手杖落了空。蓝肩痢见打不着阿金，更加气急败坏，恨不得一口把阿金吃掉，又朝阿金扑过来。忽然，二叔公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他冲到蓝厝痢跟前，气愤地质问：“你干嘛打人？”“打人？”蓝厝痢奸笑一声，用手杖指着火堆威胁道：“不把金钥匙交出来，我还要烧人呢！”说罢，他转过脸对着他的家丁咆哮起来：“还站着干什么，快给我把这小兔崽子抓起来抛到火堆去！”家丁正想动手，乡亲们冲上来了，他们大声喝道：“不准抓人！”“不准打人！”乡亲们把蓝厝痢和家丁团团围住。蓝厝痢见到一双双冒火的眼睛，吓得要命，几个家丁哪里是乡亲们的对手，弄不好连自己也收不了场。他只好软下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嘻嘻，和小孩子开个玩笑嘛，何必当真呢。”又说：“乡亲们回去吧，没你们的事啦。”乡亲们团结一致，把头人的威风压了下去，个个喜气洋洋，露出胜利的微笑，簇拥着阿金回去了。

狠毒的寨主蓝厝痢就肯这样罢休了吗？不是的。当晚，他就派出管家莫秃头和家丁，趁别人熟睡的时候，把阿金抓去，逼他交出金钥匙。阿金交不出金钥匙，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蓝厝痢还伪造了一张山契，说笼箱盖是他祖传的家产，不准别人上山烧锡，还派出家丁日夜上山把守。有几个寨民上山烧锡，被他们毒打一顿赶下山来。蓝厝痢霸占了笼箱盖的锡矿。但是，勤劳勇敢的二叔公和乡亲们又相继在长坡山、巴里山、龙头山等地烧出了锡。从此，大厂山寨的穷苦人家大都以挖矿为生。

自从阿金在笼箱盖烧出锡那天起，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，但是，“金钥匙打开笼箱盖”的故事，还一直在大厂的矿

工中流传着。看着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锡城——大厂，人们不禁想起了几百年前首先在这里发现锡矿的小牧童——阿金。

时 辰 炉

从宋朝末年发现大厂矿藏以后，大厂有“金银财宝”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。封建时代走投无路的农民，从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和广西各地农村逃难来到这里谋生，被迫给炉户老板挖矿。那时，用最原始的火爆法开采矿石，用石臼舂、盆水洗的方法淘洗出矿砂，再用时辰炉冶炼精锡。

什么叫时辰炉呢？这种炉子成圆筒状，是用带有粘性的黄泥掺上沙子筑成的，是我们的祖先——劳动人民创造的。但是，在黑暗的旧社会，却被少数炉户霸占，成了封建官僚和炉户老板榨取矿工血汗的工具。当时，用这种炉子炼锡，官府衙门要按时辰^①来收税。所以，人们把这种炉子叫做时辰炉。

用这种时辰炉炼锡，一般都是先用木炭烘炉，然后一层木炭，一层锡砂，一面鼓风，一面加进木炭和锡砂。不断鼓风，不断加料，锡砂就不断溶解成精锡。当时，没有鼓风机，要用又大又笨重的木头风箱鼓风。这种风箱长约六尺，直径一尺五左右，安装在炉后，要三个大力士才能拉动。三个人双手紧握着拉柄，同时用力，一拉一推，拉起来很吃力。即使

①旧时的计时单位。一昼夜为十二个时辰，每一时辰等于现在的两小时。

在寒冬腊月，北风呼呼，滴水成冰的季节，矿工们打着赤膊，

没拉上几下，就汗流浹背了。加上

炉温高，炉烟呛，含有砷（砒霜）和

硫的毒烟熏得人头昏肚子胀，吃不下饭。

再棒的小伙子，拉上两天，也要掉几斤

肉。更难忍受的是，矿工们经常还要惨遭

老板和监工的毒打。所以，一般的矿工宁

愿挨饿，也不愿拉这种风箱。

当时，南丹州莫氏世袭土司官在大厂
高峰街设有“文衙门”，专门负责收税。

不管你炼锡多少，一开炉，每个时辰都要
收税九斤六两锡，而一个时辰最多炼出一
百斤锡板。

从表面上看，官府衙门是收炉户的税，

